

# 褪去肉身的愛情

## ——早期現代醫學文獻中愛情症的演化

雷 碧 琦\*

### 摘 要

在中世紀時，愛情被視為是生理與心理雙方面的問題。重要的理論依據源自古典時期：亞里斯多德的身心理論、希波克拉提斯的體液說，以及葛倫的臨床觀察。中世紀的阿拉伯醫生將這些觀念整合並進一步發展，於十一世紀時傳回到歐洲：愛情症乃是身體與靈魂兩方面的疾病，從病因、症候到療法皆然。想像力為串連身心的橋樑，也是醫學與文學中愛情論述的重要元素。此身心二元理論在文藝復興時產生改變。以費奇諾為首的新柏拉圖學派否定愛情的肉體層面，認為心靈圖像比真人更美，精神結合即足夠。愛情的去肉身對早期現代的醫界產生影響：許多十六、十七世紀的醫學論著將性與愛分家，著重的是想像而非肉體。費洪的長篇論文雖彰顯了他的博學專業，卻也透露了醫生對於治療心病的無力，至此醫界已向哲學、文學、宗教徹底繳械了。

關鍵詞：愛情症 想像力 內在感官 新柏拉圖哲學 醫學史

---

98.02.12 收稿，98.04.28 通過刊登。

\* 國立臺灣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 一、前言

自古以來，愛情便有靈與肉兩個面相。在柏拉圖（Plato, ca. 427-348 BCE）的《會飲篇》（*Symposium*）中，泡賽尼阿斯（Pausanias）將愛神（Aphrodite）一分為二：「凡俗的愛神」潘德莫絲（Pandemos）與「天上的愛神」優芮妮亞（Urania）各有不同的執掌範圍。<sup>1</sup>柏拉圖的對話錄乃是探討西方愛情觀的本源，不僅述及愛情（*erōs*）的神話背景，更對愛情的定義、本質、成因、發展過程、實際運作、作用、終極目的等等都充分辯證。在《會飲篇》中，蘇格拉底（Socrates）引用狄俄提瑪（Diotima）的話，將愛情的終極目標指向美與善。<sup>2</sup>在《斐德若》（*Phaedrus*）中，愛情則被列為四種「神性瘋狂」之一，能使墮落在凡間的靈魂重見天國之美。<sup>3</sup>柏拉圖的愛情觀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他的愛情哲學亦是一種「救贖之道」。<sup>4</sup>即使如此，柏拉圖對愛情的討論從未將肉體排除在外。將柏拉圖的愛情理論定位為純精神、非肉體的戀愛乃是文藝復興時期的新發明，而這個概念一直延用到現代。愛情的昇華固然是哲學家的理想，但生理學、心理學與醫學考量的是更實質的問題：在討論愛情這個命題時，研究的主體並非是抽象的靈魂，而是人的身體。從古典時期到中世紀，生理和心理之間並沒有絕對的藩籬：情感、慾望、心智等議題都與身體緊密結合，也都是醫學研究的範圍。對於病態的愛情，醫界也從身心兩方面來探究並尋求療方。身心二元的愛情理論被廣為接受，也反映在宮廷圈和文學作品中。

二元的愛情理論在早期現代時期起了重大變化。十五世紀末的新柏拉圖學派（Neoplatonists）推翻了從古典時期延續到中世紀的理論，將愛情與肉體分家，只承認精神層面的愛情。相對地，肉體的慾望被視為純生理的現象，不單與愛情毫不相關，而且這兩者還完全背道而馳。在西方的哲學與倫理學中，貶抑肉體、崇尚性靈的傾向十分常見，這也是基督教正統教義的主張。在《新約聖經·加拉太書》中保羅便道：「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sup>5</sup>因此，若僅從反對肉體戀愛這一點來看，文藝復興時期的愛情論調似

1 Plato, *Symposium*, trans. Alexander Nehamas and Paul Woodruff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9), 180d-81d.

2 Ibid., 210e-12b.

3 Plato, *Plato's Phaedrus*, trans. R. Hackf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249d-e.

4 Anders Nygren, *Agape and Eros*, trans. Philip S. Watson (London: S. P. C. K., 1953), 171.

5 〈加拉太書〉，5: 17。

乎並沒有什麼新奇之處。真正令人玩味的並非是這些愛情論述對肉體的輕蔑，而是它們如何巧妙運用生理學和醫學上的一些觀念來支持這樣的說法。這些理論家有不少都具有醫學背景，能夠就生理面詳細分析，甚至發展出新的醫學理論。他們的說法直接影響到早期現代的臨床醫學，動搖了長久以來的愛情症概念。如果愛情根本就與肉體無涉，那內科的藥物或是外科的手術又能對愛情症的病患有什麼幫助呢？在文藝復興後期的醫學文獻中可以看到這樣的矛盾：一方面醫界力爭專業的發言權，強調只有醫生才能治療愛情症；但在醫界也認同愛情不屬於肉體的領域後，等同於臨床醫學已經繳械，對於愛情症也就無能為力了。

細讀醫學文獻中探討愛情的章節，可見中世紀與早期現代醫學觀念上的根本差異。本文重點在探討自十五世紀末興起的新柏拉圖哲學如何徹底改變了愛情症的論述，並檢視這樣的改變如何反映在醫書中。爲了追溯此演化的因緣，本文第二節概述古典時期心理學、生理學的理论基礎，以及臨床醫學對愛情症的觀察；第三節則檢視中世紀回教世界醫學典籍中的愛情症論述以及自回教世界傳入歐洲的版本，並與中世紀文學作品中愛情症的說法相印證。在充分說明背景之後，本文第四節剖析文藝復興時期新柏拉圖學派唯心的愛情論。第五節則將焦點轉回到醫學文獻，從愛情症的分類、病因、診斷、徵候、療法等角度來驗證早期現代愛情醫學與中世紀傳統之間的根本差異，所考察的文本爲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數十年間出版的醫書。第六節則是總結。

## 二、古典時期的理論基礎

愛情這個主題散見於古典時期的宗教、哲學、文學、自然科學等各種領域的著作中，但對於愛情的生理與心理並沒有統一的論述。有一些來自不同源頭的重要理論和見解被後世整合，用來解釋愛情的身心運作。其中最重要的權威來自（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 384-22 BCE）的生理與心理學、（二）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 ca. 460-370 BCE）的體液說，以及（三）葛倫（Galen of Pergamon, ca. 129-99）的臨床觀察。

### （一）生理與心理學

相較於柏拉圖對話式的、充滿詩意的愛情辯證，亞里斯多德對生理與心理的分析更有系統組織，也發展成爲中世紀愛情論述重要的理論基礎。亞里斯多德的《論靈魂》（*On the Soul*）與《自然諸短篇》（*Parva Naturalia*）兩篇重要著作廣爲後世研讀注釋，主導中世紀的心理學。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有靈

魂的生物能夠補給營養、感覺、思考和運動。由於這些功能都必須透過肉體來進行，他認定靈魂和肉體不能脫離彼此存在或運作。<sup>6</sup>我們的五官接受外來的視覺、聽覺、嗅覺、味覺和觸覺的刺激，所接收到的感官訊息在腦部經過一連串的處理過程。人從感覺產生想像，再經由想像來思考、判斷。想像力是物質與非物質的中介站，是靈魂與肉體之間的橋樑。想像力使人得以將過去的經驗重現、重塑並且重新體驗。透過想像力，人產生慾望或是恐懼嫌惡，得以趨善避惡，並「鑑於現在，籌劃未來」。<sup>7</sup>

延續亞里斯多德的理論，後世將這些腦部的機能統稱為「內在感官」(internal senses)，並在腦中劃分出負責各機能的區塊，而「官能心理學」(faculty psychology)則是這一系列理論的總稱。從古典時期到文藝復興時期，官能心理學都是顯學。雖然後世對於腦部區塊的分隔與細部功能略有歧見，但大原則皆一致。醫學著作中常附上腦部的側面或半側面圖，用來解釋內在感官的分佈與運作。在美國馬里蘭州(Maryland)的國家醫學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Medicine)所收藏的文藝復興時期出版醫學著作中便可見到這樣的木刻圖，包括德國醫生芮許(Gregor Reisch, ca. 1467-1525)一五一七年出版的廣為人知的插圖。對人體構造深感興趣的達文西(Leonardo da Vinci, 1452-1519)也繪製過這樣的圖稿。<sup>8</sup>簡言之，人體透過五官來接收外來的資訊，並傳送到腦部。腦部前方的區域在外來的感官刺激不存在時，會以圖像的方式暫時保留原有刺激的印象。腦部中段區域對這些資訊做進一步的處理，包括想像、評估、思考等等。腦部的後方區域則主管長程的記憶。透過這樣的機制，外在的、肉體的感官資訊便可轉化為內在的、無形的思想，生理與心智也得以銜接。<sup>9</sup>在這樣的理

6 Aristotle, *Aristotle VIII: On the Soul, Parva Naturalia, On Breath*, trans. W. S. He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413.

7 Ibid., 431b.

8 其他類似的圖可見Mary Frances Wack, *Lovesicknes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Viaticum and Its Commenta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57, 91; Karl Sudhoff, "Lehre von den Hirnventrikeln in textlicher und graphischer Tradition des Altertums und Mittelalter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7 (1913): 149-205。

9 關於「內在感官」的研究，請參照Harry Austryn Wolfson, "The Internal Senses in Latin, Arabic, and Hebrew Philosophic Text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8 (1935): 69-133; Ruth E. Harvey, *The Inward Wits: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75); Murray Wright Bundy, *The Theory of Imagination in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27), 177-98; Alastair J. Minnis, "Langland's Ymaginatif and Late-Medieval Theories of Imagination,"

論基礎上，情感與生理反應便得以充分結合。

## （二）體液說

體液（humor）理論在西元前五世紀就已相當發達，希波克拉提斯將這個理論應用在臨床醫學上，主張血、痰、黃膽汁和黑膽汁等四種體液的平衡與否與人體健康密切相關。人體的四種體液和一年四季、人體的四個器官，以及宇宙四大基本元素等互相對應。這一套複雜精妙的理論被用來解釋天文地理等種種自然現象，人的身體和性格也是宇宙生態的一環。體液的平衡狀態依個人天生體質有所不同，也可以因氣候、地域、年紀、飲食、作息、活動等而改變。和亞里斯多德的身心論述說類似，體液理論讓身體和心理得以交相作用、互為因果。

黑膽汁主脾臟，屬土元素，性冷而乾，相對應的時序是秋季。在四種體液中，以黑膽汁的意像與聯想最為豐富，性質也最為神祕。它跟另外三種體液不同，在人的身體上根本就找不到，也沒有任何一位醫生親眼見過，而似乎只在理論上存在。<sup>10</sup>Melancholia這個字可以指一種正常的體液（黑膽汁）、一種因體液失衡所引起的病狀（黑膽汁失調症），或是一種性情（憂鬱）。<sup>11</sup>盧弗斯（Rufus of Ephesus, fl. 98-117）的醫學著作《論憂鬱》（*On Melancholy*）乃是古典時期對此主題最透徹的研究，可惜該作已亡佚，僅存後人引用的片段。<sup>12</sup>憂鬱除了是生理學和醫學中的重要概念之外，也是自然科學、哲學、神學、倫理學、文學和藝術中常見的母題。<sup>13</sup>在偽亞里斯多德（pseudo-Aristotle）的《問題集》

---

*Comparative Criticism* 3 (1981): 71-103; Mary J. Carruthers,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Studie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46-60.

10 Antonio Contreras Mas, “*Libro de la Melancholia* by Andrés Velázquez (1585), Part 1,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Book,” *History of Psychiatry* 14.1 (2003): 26.

11 Michael R. McVaugh, “Introduction,” *Arnaldi de Villanova Opera medica omnia*, vol. 3, *Tractatus de amore heroic, Epistola de dosi tyriacalium medicinarum*, by Arnaldus Villanovanus (Barcelona: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1985), 16.

12 Mas, 28.

13 關於melancholia的完整歷史，參見Raymond Kilbansky, Erwin Panofsky, and Fritz Saxl, *Saturn and Melanchol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Ar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重要文獻的摘錄可見Jennifer Radden, ed.,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Melancholia的臨床醫學史可見Stanley W. Jackson, *Melancholia and Depression: From Hippocratic Times to Modern Ti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roblemata*) 中，黑膽汁被直指為愛慾生成的生理因素：黑膽汁太多、太熱的人會變得「瘋狂、聰慧，或是貪愛，輕易激動和產生慾望」。<sup>14</sup>從此可見柏拉圖學說與亞里斯多德學說交叉、相互平衡：柏拉圖神祕的神性瘋狂和亞里斯多德的理性科學發生關連。<sup>15</sup>從純生理的角度來看，黑膽汁失衡本是有害無益的病態或變態，但《問題集》中的說法卻美化了這種異常的生理狀態，給後人無限想像的空間。

### (三) 臨床觀察

在《會飲篇》中，厄里克希馬庫斯 (Eryximachus) 這位醫生將愛情與身體的健康狀況相提並論，<sup>16</sup>但柏拉圖對話錄缺少對愛情症的臨床討論。亞里斯多德所提出的身心概念在後世被廣泛運用在愛情症的論述上，但他本人也並沒有用此理論來分析愛情的身心運作。在《論靈魂》中，他說愛情 (*erōs*) 是生命體繁衍後代的慾望，動物和植物都一樣。<sup>17</sup>在《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 中，他也將愛情和飲食需求並列為天然的慾求，是肉體快感的來源。<sup>18</sup>他並沒有詳細解釋這些慾求的生理與心理運作，僅從道德角度出發，主張理性自制，反對過度放縱於感官享受。<sup>19</sup>

第一位從生理臨床角度來探討愛情的是西元二世紀時在羅馬宮廷行醫的希臘醫師葛倫。<sup>20</sup>葛倫奉行科學、實證的原則，視解剖為醫學知識的根基。他對愛情的觀察也本於他對人體生殖系統的認知，散見於各著作。在葛倫的信仰中，人體乃是一件完美精妙的藝術品：身體的每一個部位都是造物主的傑作，各有獨特的功能，而這些功能也無疑都是美好的。他因此對愛情有非常正面的看法，視愛情為天賜的禮物。在《人體器官的用途》(*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14 (Pseudo-)Aristotle, *Problems*, trans. W. S. Hett, in *Aristotle XVI: Problems Books XXII-XXXVIII,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Loeb Classical Library 31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bk. 30, chap. 1, 954a.

15 Kilbansky, Panofsky and Saxl, 41.

16 Plato, *Symposium*, 186b.

17 Aristotle, *On the Soul*, 415a.

18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Martin Ostwald,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62), 1147b.

19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1118b. 在《倫理學》中，亞里斯多德從道德、社會、政治等層面所探討的「愛」(*philia*) 涵蓋了君臣、親子、夫妻、朋友、同僚、主僕等各層人際關係 (1155a-72a)，此理論非本文的討論範圍。

20 Lawrence Babb, *The Elizabethan Malady: A Study of Melanchol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1580 to 1642*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 128-42.

*the Body*) 中他道：「塑造我們的眾神希望熱烈的愛慾在我們身上誕生」。<sup>21</sup>但是葛倫在《預診》(*On Prognosis*) 中也記載了他在臨床上所觀察到的，一種讓人煩惱、危害健康的病態愛情。<sup>22</sup>

葛倫向來奉行希波克拉提斯的體液理論，主張體液的平衡是人體健康的重要關鍵，也強調體液對心智狀態和情感能產生作用。他應該也熟知《問題集》中以黑膽汁過多來解釋愛慾的說法。但他在探討病態的愛情時，並未引用這些權威論述。<sup>23</sup>他的焦點不在於病因分析或是理論闡述，而是臨床實錄。在《希波克拉提斯瘟疫學闡述》(*Hippocratis epidemiarum libros*) 中，他列出病態愛情的症狀與療方：

我知道有被熱烈愛情所焚燒的男女。他們心情沮喪、缺乏睡眠。接下來，有一天，愛情的悲哀就使他們發起燒來。他們的醫生試圖治好他們身上的病，於是不准他們沐浴，要他們休息、好好養身體。但是在我們接手處理之後，發現他們的痛苦乃是愛情悲傷，於是我們就盡心治療他們，並不告訴他們我們發現了什麼，也不跟旁人講。我們教他們要經常沐浴，要飲酒，要騎馬，並且去看、去聽令人愉快的事物。我們藉此來將他們的念頭轉到這些活動上……。因為一個人要是被持續性的愛情悲傷所壓迫，他的病況就會逐漸成形，難以治療。對很多病人而言，讓他們對不公義的事生氣，或是喚醒他們競爭的慾望，想在自己喜好的運動上贏過別人，也是個不錯的方法……。他們應該要想像獵犬、獵物、馬兒、摔角的小子、鶴鶉、鬥雞，或是別的會引起他們興趣、他們各人所愛好的東西。忙於這些事物對他們是最好的。<sup>24</sup>

葛倫的處方包括了生理與心理兩個層面。他非常強調要轉移病患的注意力，但他並沒有疏於照顧他們的身體。

葛倫所主張的沐浴、飲食、運動等建議都是一貫保養身體的方法。葛倫聲

21 Gale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 2 vol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bk. 14, chap. 9, 2: 640.

22 Galen, *On Prognosis*, ed. Vivian Nutton, *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 vol. 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79), 101-5.

23 E. S. Forster, "The Pseudo-Aristotelian *Problems*: Their Nature and Composition," *Classical Quarterly* 22 (1972): 164.

24 Wack, *Lovesickness*, 8.

稱他經手過很多病例，在他的悉心治療下都完全恢復了健康。<sup>25</sup>他的臨床觀察與處方成爲權威，被後世醫界一再引用。羅馬皇帝朱利安（Julian the Apostate）的御醫歐芮貝修斯（Oribasius of Pergamon, 326-403）在《醫學梗概》（*Synopsis*）中紀錄爲愛所苦的人因爲悲傷而吃不下、睡不著。他遵從葛倫的看法，認爲不該限制病人沐浴和飲食，而應該要他們勤沐浴、飲酒、聽好聽的故事、找人競賽等等。歐芮貝修斯也增列出了一些症狀，包括失眠、深陷而無淚液的眼睛，以及快速眨動的眼皮等，都是生理層面的。<sup>26</sup>

以上三派權威各有不同立場，但彼此之間並沒有太大的矛盾。三派都主張生理與心理合一、身心皆不可偏廢的綜合觀點。愛慾的產生或是因爲感官刺激引發腦部的作用，或是因爲體液運作所產生。當腦部機能失調或是體液不均衡時，就可能導致病態的發展。這樣的病徵顯現在生理與心理的層面，也需要身心雙管齊下才能治癒。中世紀的醫界在探討愛情所引發的問題時，經常將三派的說法融合，在臨床實務的部分以葛倫爲宗，官能心理學和體液說則成爲病因學、徵候學、療法學的理论基礎。

### 三、中世紀的愛情醫學

在中世紀早期，拜占庭帝國承繼古典時期的文化傳統。艾擊那的保羅（Paul of Aegina, 615-90）著有《醫學七書》（*De re medica libri septem*），乃是古典醫學的大成。在書中有一整段講述愛情病。他除了覆述歐芮貝修斯提出的症狀之外，又加上不規律的脈搏和慵懶無力這兩項症狀。保羅建議的療方則包括沐浴、飲酒、懷孕、看熱鬧、讀有趣的故事等，大致不出葛倫和歐芮貝修斯的範圍。後世在對《醫學七書》的註解中又加上與情人性交、禁食、通便等手段。<sup>27</sup>葛倫、歐芮貝修斯和保羅等醫生在臨床上都觀察到過於激烈的愛情可能危害到人體的健康，也需要專業醫生介入處理，但他們都並沒有把這種愛情視爲一種獨立的病症。

古典時期的醫學在中世紀初期傳入回教世界，被阿拉伯醫生發揚光大。阿拉伯文的醫學著作經過拉丁文譯注後，又在中世紀盛期及晚期時回流到歐洲。

---

25 Ibid., 8.

26 Donald A. Beecher and Massimo Ciavolella, "Introduction," *A Treatise on Lovesickness*, by Jacques Ferran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59; Wack, *Lovesickness*, 10.

27 Paul of Aegina, *The Seven Books of Paulus Aegineta*, trans. Francis Adams, 3 vols. (London: Sydenham Society, 1844-47), 1: 390-91.



經歷千年，希波克拉提斯、亞里斯多德、葛倫等大師的權威並沒有動搖。許多他們提出的觀念在中世紀發展得更為完整，成為有系統的論述。在回教世界的醫學典籍中，「愛情症」不僅成為一項獨立的病症，而且還是一個險症，需要悉心照料。<sup>28</sup>這樣的觀念在中世紀後期也普遍被接受，即使非醫學背景出身的詩人或宮廷作家都能具體引述。

### （一）回教世界的發展

波斯名醫拉齊斯（Rhazes, ca. 841-926）的多部著作都論及愛情這個問題。在《拉齊斯的精神醫學》（*The Spiritual Physick of Rhazes*）中，他指出愛情症常見的症狀包括「長期失眠、焦慮、營養不良，以致於瘋顛、妄想、消瘦、虛弱不振」。<sup>29</sup>在他的《醫學百科全書》（*Liber continens*）中，他將「愛情憂鬱」定義為「狼人症」，乃是讓人產生狼一般行為的一種瘋病。他詳細說明了這種病的進展。病人首先視力變弱、眼睛下陷乾澀。接著舌頭也逐漸乾澀，並長出膿疱。病人的身體會慢慢脫水，於是持續覺得口渴。如果病症不能受到控制，接下來病人就會連話都說不清楚，並且併發肋膜炎。最後病人全身都會出現水泡。病人會面朝下俯臥著，面部、背部和小腿都會出現塵土般的細粉以及像被狗咬到的傷痕。最糟糕的時候，病人甚至會夜晚在墓地遊蕩，並且發出狼嗥一樣的叫聲。到了這個地步，已算是病入膏肓，只有死路一條。<sup>30</sup>

拉齊斯對於愛情症的描述遠超過之前醫書中所記載。他所勾勒的畫面栩栩如生，驚悚駭人。愛情症是一種腦部的病變，不僅摧殘人的身體，甚至會剝奪人的人性，使人做出野獸的舉止，乃是非常可怕的病症。他建議用鴉片來幫助病人入睡、用沐浴和局部濕敷來增加腦部溼度。他也主張替病人放血、通便。<sup>31</sup>在《分科醫學》（*Liber divisionum*）中，他再加上了頻繁的性交、散步、飲酒等治療的方法。<sup>32</sup>值得注意的是，葛倫、歐芮貝修斯和保羅等人都指出要轉移病人的注意力，但拉齊斯卻更強調愛情症的生理層面：治療必須從生理面著手，光是心情的轉變是不夠的。和古典時期的醫生相比，拉齊斯的治療手法也更為專業，包括鴉片的使用和外科的放血，都是只有專業醫師能夠做的。

在阿拉伯醫學中，以阿維森納（Avicenna, 980-1037）在《醫典》（*Canon*）

28 McVaugh, 14; Wack, *Lovesickness*, 10.

29 Rhazes, *The Spiritual Physick of Rhazes*, trans. Arthur J. Arberry,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 (London: John Murray, 1950), 42.

30 Rhazes, *Liber continens*, discussed in Beecher and Ciavolella, 62.

31 Beecher and Ciavolella, 62.

32 *Ibid.*, 62-63.

一書中對愛情症的論述最爲詳盡，也最具影響力。<sup>33</sup>他對於愛情症的各式療法有詳細的分析比較。在列舉出所有可能後，他下了這樣的結論：「要是你再找不出任何別的療法，那就在風俗與法律許可的前提之下讓他們結合吧。我們曾經看過有些人的健康和體力完全回復，即使之前他們已經完全乾枯、被過度愛情導致的慢性疾病折磨得虛弱無力。在他和情人結合後，很快他的病就離他而去。」<sup>34</sup>阿維森納視肉體的結合爲愛情症百無一失的解藥，只是限於社會規範，醫師未必能夠給予這樣的處方，往往需要憑藉其他的手段：一方面勸誘教誨、轉移病人的注意力；一方面再用飲食、沐浴、藥物等來調理身體。

阿維森納對愛情的看法不僅出自醫學本位而已，他的《論愛情》（*A Treatise on Love*）便以哲學的角度來探討這個議題。他的論點充滿新柏拉圖色彩，認爲世間萬物皆有追求唯美、至善、神性的慾望，這種天生的慾望就是愛。<sup>35</sup>愛上美麗的外表乃是理性動物的天然本能，而這種愛也可能是高尚的。<sup>36</sup>若愛上了某人美麗的外表，就自然會產生想擁抱、親吻對方的衝動，並進一步渴望肉體的結合。<sup>37</sup>若是爲了繁衍後代，則肉慾本身也無可厚非，只是性交的對象必須限制是自己的妻子或女奴。<sup>38</sup>不過若是純以動物慾望來愛，就該受到譴責。<sup>39</sup>亞維森納用源自亞里斯多德的身心理論來解釋理性、想像力、慾望等官能的交互作用：理性有時會增強想像力的能量，以達成特定的目標。更具體地說，爲了繁衍後代這個重要的目標，理性會強化想像功能，使其愛戀異性，以便產生性慾，達成繁殖的任務。但想像官能壯大之後，卻可能像一個背叛主子的惡僕一般，想要脫離理性獨立運作；同理，慾望官能也可能忘了原本的使命而自行發展。<sup>40</sup>亞維森納並沒有說這些官能的過度發達是一種病症，這個論點將在接下來探討的拉丁文醫學典籍中出現。

回教世界的醫生對愛情病學有很重要的貢獻，將古典時期出自不同源頭的概念予以貫通整合，發展出一套完備的論述。他們一方面遵循傳統，將體液的失衡視爲愛情病的生理原因；另一方面，他們也發展出一套完善的內在感官理

---

33 Ibid., 66-67; McVaugh, 19-21.

34 Avicenna, *Liber canonis de medicinis*, qtd. Jackson, 355.

35 Avicenna, "A Treatise on Love by Ibn Sina," trans. Emil L. Fackenheim, *Medieval Studies* 7 (1945): 212.

36 Ibid., 220.

37 Ibid., 221.

38 Ibid., 222.

39 Ibid., 221.

40 Ibid., 218-19.

論，並用來解釋愛情病的心理因素。<sup>41</sup>根據這個說法，腦部的某種損傷，不論是想像或評估的機能失調，都可能讓感官印象被過度錯誤評估。也就是說，情人的美被高估了，連帶就引起過度的愛慕與慾望。這樣二元論的說法完全確立：內在的體液和外來的美都可能引起這種病。阿維森納便代表了愛情的雙軌制：健康的愛情，可分為靈的追求與肉的追求；病態的愛情，也可分為心理的層面和生理的層面。

## （二）拉丁文的醫學典籍

十一世紀時，非洲人康斯坦丁（Constantinus Africanus, fl. 1075）將在阿拉伯世界廣為流傳的醫學典籍傳播到歐洲。康斯坦丁的影響力透過義大利色藍諾醫學院（Schola Medica Salernitana）而普及，他的許多拉丁文翻譯與著作被反覆注釋，成為中世紀後期歐洲大學的教科書。<sup>42</sup>其中《朝聖者的旅途手冊》（*Viaticum peregrinantis*）有一章專門討論「也稱為eros的愛情」。<sup>43</sup>因為本書是為旅途無法求醫之人所寫的隨身手冊，因此對愛情症的記載十分簡明扼要。康斯坦丁從肉體與心靈兩個角度來討論愛情。開宗明義，將愛情定義為「一種影響腦部的疾病」、「一種渴望，帶有強烈的性慾，並為思想所苦」。<sup>44</sup>在病理學上，導致這種病症發作的原因可能是生理的「必須排除過量體液的強烈自然需求」，也可能出是心理的「對美的沉思」。在徵候方面，病人的生理和心理都會受到影響：「若是病人陷入沉思，會損害靈魂與身體的活動，因為身體在行動上追隨靈魂，而靈魂在情緒上依附身體」。在臨床治療上，也需要身心雙管齊下。康斯坦丁引用希臘名醫盧弗斯的說法，指出性交對病人的身體有益。即便是與不愛的人性交，也都能幫助回復體液的平衡。<sup>45</sup>病人也該多從事令人心情愉悅的活動，包括和朋友聊天、吟詩、欣賞園中美景等。酒、音樂與沐浴更對於重振病人的精神有很大助益。<sup>46</sup>

對於康斯坦丁而言，對美的追求以及性慾互不排斥，但他並沒有解釋兩者之間的關係。貝芮的爵拉德（Gerardus Bituricensis, fl. 1230）在他十二世紀末所作的《朝聖者的旅途手冊評注》（*Glosule super Viaticum*）中，用內在感官的階

41 McVaugh, 19.

42 Wack, *Lovesickness*, 34-35.

43 Constantinus Africanus, *Viaticum peregrinantis*, in Wack, *Lovesickness*, 186-93.

44 *Ibid.*, 186.

45 *Ibid.*, 188.

46 *Ibid.*, 190.

級制度來解釋愛情的運作，將生理學和心理學更進一步整合。<sup>47</sup>呼應亞維森納在《論愛情》中的主僕譬喻，爵拉德把人腦當作一個階級社會，腦部的不同功能是有高低等級的：評估官能的地位高過想像官能，想像官能的地位又高過慾望官能，而上級對於下屬可以直接指揮。爵拉德認為「叫作heros的愛情」乃是因為病患的評估官能被誤導而失效。當病患的評估官能高估了被愛的對象時，就會命令想像力不斷地思慕著對方；想像力奉命行事，並接著下令要慾望官能對此對象產生性慾衝動。<sup>48</sup>在這個系統下，心理跟生理已是單線作業。爵拉德也以生理面來解釋為什麼戀愛中的人會不斷思念對方：當位於腦部中段的評估官能運作過度、高估被愛對象時，會把精神（*spiritus*）與內在的熱能吸引過來，使得想像官能所在的腦前區變得太冷、太乾，因而被愛對象的形象就牢牢地印在腦前區無法退去。<sup>49</sup>

對於爵拉德而言，心理學就是生理學。幻想乃由物質原因所造成，並直接對身體產生作用。病患的靈魂和身體都會顯現症狀：靈魂的部分包括沮喪、焦慮、語言溝通困難；身體的部分則包括深陷的眼睛、不停眨動的眼皮、不規律的脈搏、身體脫水等等。在治療上，爵拉德道：這個疾病「在缺乏性愛，律法和信仰不允許下，無法完全治癒」。<sup>50</sup>但顯然盧弗斯用和妓女性交來治病的處方是有爭議的，爵拉德因而先提出其他可能的作法，包括替病人通便、讓病人長睡、給病人補充營養、沐浴、用各種活動來分散病人的注意力，請老婦勸誡病人等等。接下來爵拉德才說「與女子結合、擁抱、和她們多次共寢，並且更換多名對象，也是有用的。」<sup>51</sup>

在中世紀後期歐洲的醫學典籍中，愛情症的病因、徵候、療方，都兼及靈與肉兩個層面。若能容許情人的結合，則心理與生理的問題可以同時得到解決，相思病也就可以不藥而癒了。若這個方法行不通，則可多管齊下，目的是要回復病患體液的平衡，並且淡忘被愛的對象。這兩種策略之間並無衝突，而是相輔相成的。

### （三）文學中的愛情病

自古希臘女詩人莎芙（Sappho of Lesbos, ca. 620-570 BCE）以降，文學中談

47 Gerardus Bituricensis, *Glosule super Viaticum*, in Wack, *Lovesickness*, 198-205.

48 Ibid., 198.

49 Ibid., 200.

50 Ibid., 200.

51 Ibid., 202.

到愛情病的不勝枚舉，橫跨詩歌、小說、戲劇等文體。<sup>52</sup>即便文學家未必完全採信醫師的專業說法，將愛情稱爲一種病也是一種常見的修辭譬喻，由羅馬詩人奧維德（Publius Ovidius Naso, 43 BCE-AD 18）將詩命名爲《愛情療方》（*Remedia amoris*）便可見一斑。奧維德在詩中給病患的建議與醫界的主張大同小異：遷徙、做讓人興奮的事、忙於公事、挑情人的毛病，甚至是治療性的性交。<sup>53</sup>文學界與醫界不同之處在於文學中也有著歌頌愛情的傳統，於是對愛情的說法往往自相矛盾。常見的作法是在極力讚揚愛情的美好之後，再以對愛情的批判收尾，以後者來否定前者。奧維德的《愛的藝術》（*Ars amatoria*）和《愛情療方》就是一個例子。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文化更強化了這個源自古典時期的傳統，而醫界的愛情症論述便常被引用來否定愛情，並且詩人對官能心理學和體液理論等醫學術語也都能朗朗上口。在此僅舉兩個著名的例子。

在十二世紀時，法國香檳區的瑪麗公爵夫人（Marie of France, Countess of Champagne）宮廷可稱爲宮廷式愛情（*fin amor*）的聖地，宮中牧師安卓雷（Andreas Capellanus, fl. 1180）所著之《論愛情》（*De amore*）乃是宮廷式愛情的聖經，書中對於愛情的定義、起源、效果、對象、求取、維護、增長、規範等各重點都有詳盡的論述。安卓雷把愛定義爲「由於看見了異性之美，過度凝想所導致的一種內在的痛苦」。相愛之人有相同的慾望，最想要做的就是「投入對方的懷抱，在那兒完成所有愛的使命」。<sup>54</sup>從本書的開宗明義便可看出愛情的範圍涵蓋了視覺、想像與肉體接觸。

從醫學的角度來看，在腦海中不斷出現被愛對象的畫面乃是一種病態，因而爵拉德要分析此症狀的物質成因，以便對症下藥。醫生眼中的病態，在宮廷文化中卻是正常的現象，而且值得鼓勵。安卓雷在「愛的律法」中明文規定「真

---

52 古典時期的例子見Wack, *Lovesickness*, 14-18; Beecher and Ciavolella, 48-54; Darrel W. Amundsen, "Romanticizing the Ancient Medical Professi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hysician in the Graeco-Roman Novel,"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8 (1974): 320-37。早期現代文學中的例子可見Bridget Gellert Lyons, *Voices of Melancholy: Studies in Literary Treatments of Melanchol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75); Marion A. Wells, *The Secret Wound: Love-Melancholy and Early Modern Rom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Lesel Dawson, *Lovesickness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53 Ovid, *The Remedies for Love*, trans. J. H. Mozley, in *Ovid II: The Art of Love, and Other Poems*,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3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187-233.

54 Andreas Capellanus,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trans. John Jay Par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28.

心的愛人應該要經常地、持續不斷地想像他所愛的人。」<sup>55</sup>腦中的想像和身體的滿足之間並無衝突，因為情人的幻想本來就是充滿性暗示的：「因為當男人看見某個適合愛的、合於自己口味的女人，他馬上就在心裡開始對她產生慾望；然後，越是想著她，越是為愛煎熬，直到完全沉醉在幻想之中，不可自拔。他先是想著女人的穿著打扮，接著區分她的四肢、想她都做些什麼、探索她身體的祕密，並且想要將她身體的各個部份都盡情利用。」<sup>56</sup>對於安卓雷而言，愛人的幻想與性慾是貫通的。對於這一點，顯然宮廷的圈子和醫界都有共識：根據色藍諾學派的說法，想像乃是「靈魂的慾望」，是性交的四個必要元素之一。<sup>57</sup>不論在醫界或在宮廷圈中，愛情的討論不會離開肉體，想像力與軀體的功能是合而為一的。

縱然談情說愛是宮廷文化中的時尚，但宮廷式愛情和宗教、道德、婚姻制度等都有根本的衝突，因此愛情的論述往往以棄絕愛情收場。《論愛情》的最後一章〈拒絕愛情〉推翻了先前全部的說法，將愛情視為一樁大惡：「所有的罪惡都必玷污你的靈魂，但唯有這一項罪惡會將你的身體與靈魂共同毀滅，所以比其他所有罪惡都更該避免。」<sup>58</sup>對安卓雷來說，愛情是一種罪惡，不是一種病症，但在基督教義、道德、律法等權威之外，他也借用醫學傳統來詆毀愛情，列出了愛情可引起的種種生理問題：食慾減退、睡眠不佳、消化不良、精神不濟、體液失衡、腦部病變、發燒、瘋狂、早衰，甚至早夭。<sup>59</sup>總而言之，愛情不但會讓人死後靈魂下地獄，在有生之年肉體也會飽受折磨。

若從安卓雷嚴厲的結論來看，戀人乃是罪人，即便受苦也是應該。但在其他文學作品中，經常看到的是苦戀中人無法自拔。英國詩人喬叟（Geoffrey Chaucer, ca. 1343-1400）在《騎士的故事》（*The Knight's Tale*）中所描寫的阿悉特（Arcite）就令人十分同情：

睡眠飲食都中斷，  
消瘦乾枯如箭桿；  
眼眶塌陷形恐怖，

55 Ibid., 186.

56 Ibid., 29.

57 其他三要素為熱能、濕度、精神（*spiritus*）。見Wack, "Imagination, Medicine, and Rhetoric in Andreas Capellanus' *De amore*," *Magister Regis: Studies in Honor of Robert Earl Kaste*, ed. Arthur Gross et a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5.

58 Andreas, 189.

59 Ibid., 198-99.

面色蒼白似灰土，  
身影孤單無人伴，  
徹夜哀鳴聲輾轉；  
如聞歌樂弦管起，  
剎時悲泣難止息。  
精神萎靡人虛弱，  
聲音話語都錯落，  
人雖耳聞亦難辨。  
行為舉止皆可見，  
愛情病症已成疾，  
更似瘋症心性迷，  
想像官能腦前區，  
黑色膽汁生憂鬱。<sup>60</sup>

喬叟所描寫的愛情病（loveris maladye of Hereos）的徵候與醫書中所記載幾乎完全符合，可見醫界所奠立的生理傳統已被廣為接受。

#### 四、文藝復興時期的轉變

愛情的生理、心理雙軌論在十五世紀末期發生了改變。在北方，一四八六年出版的《女巫之鎚》（*Malleus maleficarum*）推翻了軀體與靈魂的平衡，徹底否認身體的重要性。「愛情中邪」（philocaption）非關生理，而是靈魂的疾病，原因可能是目光不節制、魔鬼的誘惑，或是巫師和巫婆作法所導致。<sup>61</sup>魔鬼除了能化身人形直接誘人犯罪之外，也能煽動人的想像力，製造出迷戀的情

<sup>60</sup> Geoffrey Chaucer, *The Canterbury Tales*, ll. 1361-76, in *The Riverside Chaucer*, 3d ed., ed. Larry D. Ben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43-44. 關於這一段的分析，參見John Livingston Lowes, "The Loveris Maladye of Hereos," *Modern Philology* 11 (1914): 525-26。喬叟在其他作品中也用到愛情症的觀念，如*Troilus and Criseyde*, bk. 1, ll. 484-91。

<sup>61</sup> Heinrich Kramer and James Sprenger,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of Heinrich Kramer and James Sprenger*, trans. Montague Summers, 1928 (New York: Dover, 1971), II.2.3.

慊。<sup>62</sup>本書的兩位作者克拉瑪（Heinrich Kramer, ca. 1430-1505）與斯普蘭格（James Sprenger, ca. 1436-94）駁斥阿拉伯醫生阿維森納針對生理的治療方法，認為這些療法與問題的癥結根本就「沒什麼關連」。要從無節制的愛慾中解脫，首先必須運用理性，徹底覺悟：肉體的歡娛何其短暫，而墮入地獄的痛苦卻是永劫不復的！其他的治療方法包括驅魔、禱告、告解和朝聖等。<sup>63</sup>不論是病因、徵候以及治療上，生理的考量完全被排除了。

在南方，以費奇諾（Marsilio Ficino, 1433-99）為先鋒的新柏拉圖主義也成為歷史上愛情論述的一個轉捩點。費奇諾將柏拉圖完整的著作翻譯為拉丁文，並首創「柏拉圖式的愛情」（*amor platonicus*）這個詞彙，又稱為「蘇格拉底式的愛情」（*amor socraticus*），鼓吹純精神、非肉體的戀愛。<sup>64</sup>費奇諾本身受過完整的醫學訓練，對於生理學與醫學中傳統的愛情理論並不陌生，更借重生理學的觀念來支持他的哲學。他的說法新穎生動，又挾柏拉圖的權威，影響相當深遠。費奇諾的追隨者更將其觀點發揚光大，使得愛情與生理完全脫節。

### （一）費奇諾的愛情理論

費奇諾的《論愛情》（*De amore*）乃是對柏拉圖《會飲篇》的注釋與評論，於一四六九年以拉丁文寫成，義大利文的版本也在一四七四年完稿。在正式出版前（拉丁文版一四八四年，義大利文版一五四四年），《論愛情》的手抄本已在宮廷圈子內廣為流傳。費奇諾宣稱所謂的愛情其實就是「對美的慾望」：「愛情的目的是享有美，而美只屬於心智、視覺以及聽覺。因此，愛情也只存在這三個領域。經由其他感官所產生的慾望並不是愛，而是色慾或瘋狂。……愛情和肉體結合的慾望不僅是不同的衝動，而且還被證實是完全相反的。」<sup>65</sup>

費奇諾延續柏拉圖對話錄原文的主張，承認有兩個愛神的存在。然而，這兩個愛神主掌的都是非肉體的戀愛，只是程度上有所差別：愛戀身體之美者想用雙眼凝視著愛慕的對象，而愛戀靈魂之美者則只會在心中冥想愛慕的對象。<sup>66</sup>對宮廷圈內的安卓雷而言，這樣的注視和想像無疑會導向性幻想與性衝動，讓

<sup>62</sup> Ibid., I.7.

<sup>63</sup> Ibid., II.2.3.

<sup>64</sup> Paul Oskar Kristeller, *The Philosophy of Marsilio Ficino*, trans. Virginia Conant, Columbia Studies in Philosophy 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286.

<sup>65</sup> Marsilio Ficino, *Marsilio Ficino's Commentary on Plato's Symposium*, trans. Sears Reynolds Jayn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 1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44), 130.

<sup>66</sup> Ibid., 146-47.



人心猿意馬。但是對於費奇諾而言，美是無形體、非物質的，只有視覺和心靈才能夠感應。<sup>67</sup>美並不存在被愛對象的臉龐、四肢或「身體的秘密」之上，因此光是接觸到情人的軀體並不能澆息戀愛中人的激情。這種激情「並非對這個或那個軀體的渴望，而是嚮往在這些軀體之上所閃耀的神性光輝」。<sup>68</sup>此光輝所喚起的是不是性慾，而是「畏懼、顫抖、尊敬」。<sup>69</sup>

費奇諾首創的「精神理論」影響愛的概念長達數世紀之久。精神乃是「一種非常稀薄而純淨的水氣，藉著心臟的熱能，由血液裡最純潔的成分所產生，並經由血液遍布全身」。精神是軀體與靈魂之間的溝通媒介：它一方面接收了靈魂的力量，並且轉移這些力量到軀體之上；另一方面，它解讀原始的感官資料，將圖像交付給靈魂。<sup>70</sup>根據費奇諾的說法，愛情的產生乃是因為精神從被愛對象的眼中散發出來、進入戀愛中人的眼睛裡，並且形成內在的印象。因為精神會熱切地飛向靈魂受吸引之處，戀愛中人便會持續不斷地消耗血液的精華，以使精神再生。一旦血液精華耗盡，血液就會變得冰冷、濃稠和暗沉，而黑膽汁就由此而生。<sup>71</sup>如同先前爵拉德的內在感官階級制度一般，費奇諾所創的精神理論使生理和心理得以接軌，但是他所強調的重點卻不同：他利用生理學的概念，將靈魂從身體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對於費奇諾而言，憂鬱就如同是「靈魂的假期」一般，靈魂藉此得以與身體分離，以專注於本身的事務。正因為這個原因，天才和藝術家特別容易憂鬱。<sup>72</sup>如前述，《問題集》就已指出憂鬱和聰慧的關係，而費奇諾的精神理論則更強化了這個說法。<sup>73</sup>

費奇諾對於憂鬱的說法並不一致。他對天才的憂鬱深感興趣，但他卻也回歸到視愛情為疾病的醫療傳統。費奇諾以盧置修斯（Lucretius, ca. 99-55 BCE）為例：愛情使他憂鬱，憂鬱使他發狂，最後自殺身亡。<sup>74</sup>愛情的憂鬱與「神性

---

67 Ibid., 168.

68 Ibid., 140.

69 Ibid., 141.

70 Ibid., 189.

71 Ibid., 194-95.

72 Ioan P. Couliano, *Eros and Magic in the Renaissance*, trans. Margaret Cook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7), 48-49.

73 關於《問題集》以降的天才與憂鬱的關連，參見 Winfried Schleiner, *Melancholy, Genius, and Utopia in the Renaissance*, Wolfenbütteler Abhandlungen zur Renaissanceforschung, 1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1), 19-29。

74 Ficino, 195.

的愛」不同，乃是「世俗的愛」。<sup>75</sup> 世俗的愛只是血液的感染：外來的精神像微小的飛箭一樣，透過眼睛進入患者體內、穿透心臟。在進入患者體內後，外來的精神會還原成血液，而這異體的血液就會污染患者本身的血液，讓患者生病。<sup>76</sup> 精神看似微小，卻能夠引起立即、嚴重，乃至於致命的後果。費奇諾說，愛情憂鬱比起性病、疥癬、麻瘋、肺炎、肺結核、痢疾、眼睛發炎，以及瘟疫等其他傳染疾病都還要來得更嚴重。<sup>77</sup>

雖然費奇諾試圖用醫學和生理學的細節來分析愛情的成因與徵候，但他缺乏科學家的客觀與冷靜。他嚴厲地譴責愛情憂鬱症的患者，說這種瘋症低於人的水平，讓人墮落，變成禽獸一般。<sup>78</sup> 說穿了，世俗之愛根本就不配叫作愛，只是盜用了愛的名號罷了。<sup>79</sup> 禽獸般的熱情到底是什麼？費奇諾左右為難，尷尬到說不出口。他最後勉強引用了盧置修斯的詩句：這些戀人追求「肉體結合」和「將精液傳到另一具軀體」。費奇諾說「伊比鳩魯學派的盧置修斯是這麼說的」，然後就拒絕再進一步解釋，而這一整段話也在義大利文版中完全省略。<sup>80</sup> 在充分駁斥了身體與愛情的可能連結後，費奇諾歌頌神性的愛，為他的評論作結，稱其為四種神性狂熱中最強烈、最高貴的一種。<sup>81</sup>

## （二）靈與肉的徹底分離

費奇諾的愛情觀對後世影響深遠。受到他的啟發，班尼維耶尼（Girolamo Benivieni, 1453-1542）在一四八六年寫下《愛的組曲》（*Canzona d'amore*），用詩的體裁來闡揚費奇諾的愛情哲學。班尼維耶尼比費奇諾更趨向空靈：「在班尼維耶尼的架構下，費奇諾花了很多篇幅解釋的世俗愛情之生理現象都不復見。取而代之、最受重視的是精神提昇的過程與垂直向上的位移」。<sup>82</sup> 畢柯

75 費奇諾用詞並不一致，「世俗的愛」與「神性的愛」有別，但定義卻不甚明確。他在某些地方用世俗的愛來指對形體之美的愛慕，亦即「人性的愛」；在其他地方則是指與蘇格拉底式愛情完全相反的「獸性的愛」。

76 Ficino, 222-23.

77 Ibid., 224.

78 Ibid., 221, 230.

79 Ibid., 221.

80 Ibid., 225-26.

81 Ibid., 233.

82 Olga Zorzi Pugliese, "Variations on Ficino's *De amore: The Hymns to Love* by Benivieni and Castiglione," *Ficino and Renaissance Neoplatonism*, ed. Konrad Eisenbichler and Olga Zorzi Puglies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talian Studies 1 (Toronto: Dovehouse Editions, 1986), 117.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1463-94) 在同年以散文體詳盡評述了班尼維耶尼的短詩，進一步強調肉體結合與愛情之間的不相容：「對於所有禽獸而言，愛的目的就是為了交配」，但是人類理性的判斷卻是恰好相反。<sup>83</sup>對於畢柯而言，愛情只存在於想像中：愛慾的對象並非血肉之軀，而是愛戀中人運用想像力在心靈中所形成的圖像。這樣的心靈圖像可以隨時、隨意取得並享用。這樣的愛也更能讓人幸福，「因為無論心愛的人是不是和他在一起，戀愛中人都能享受愛情的滿足。他可以隨時把情人帶在身邊，看得見、聽得到，還可以親密地與其交談」。<sup>84</sup>

畢柯延續費奇諾的理論，認為情人的心靈圖像通常比真人來得更美。幻想與現實之間的差距不但不是一種遺憾，而且還是一種福氣。正因為物質乃是「所有缺陷的來源」，所以想像與實質的距離愈大，就愈為美好。<sup>85</sup>對於畢柯而言，肉身乃是一種累贅，甚至令人不悅、噁心。「理性與軀體愈是分離，就愈是尊貴、卓越」，所以理性會試圖超脫肉眼所見的表相，並將此表相「淨化」，以去除掉肉體與物質的「污染」<sup>86</sup>。肉身如同是一座困住了心靈的牢籠，而愛情正是「一種強而有力的逃脫方法」。<sup>87</sup>愛情的力量可以淨化掉肉體的雜質，使靈魂轉變成一股精神的火焰，飛升至天堂與智性完全結合，凡夫俗子也因此成為天使。<sup>88</sup>

在畢柯的哲學中，愛情尚有可能存在於人與人之間，只是必須超越肉體。到了十六世紀初，在李奧內(Leone Ebreo, 1460-1525)這位猶太裔醫生的筆下，愛情已全然成了寓言。《愛情對話》(*Dialoghi d'amore*)寫於一五〇二年，全文總長十數萬字，乃是同類作品中最具分量的。原著可能是以拉迪諾語(Ladino)寫作，義大利文版在一五三五年出版。內容為名為「愛人」(Philo)的男子與他所愛慕的女子「智慧」(Sophia)之間的三段對話。這種求愛的對話形式使人聯想起安卓雷的《論愛情》，但時空背景已非十二世紀的宮廷圈子，李奧內所謂的愛情也與安卓雷所追求的肉慾滿足大相逕庭。貫穿李奧內哲學的中心思想便是「以男性與女性的象徵符號將整個宇宙激烈地兩極化」。<sup>89</sup>對他而言，

---

83 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 *Commentary on a Poem of Platonic Love*, trans. Douglas Carmichael (New York: Lanham, 1986), 64.

84 *Ibid.*, 103-4.

85 *Ibid.*, 102.

86 *Ibid.*, 64.

87 *Ibid.*, 29.

88 *Ibid.*, 65.

89 T. Anthony Perry, *Erotic Spirituality: The Integrative Tradition from Leone Ebreo to John*

異性戀只是一個用來解釋宇宙現象的修辭譬喻罷了。《愛情對話》一開始，男子對女子說：「與你相識，喚醒了我的愛與慾」。<sup>90</sup>接下來兩人便討論愛情、慾望、快感、結合等等議題。從字面上看，的確是關於愛情的對話，對親密行為的描繪且相當露骨。但他們實際的討論內容卻遠超過人際關係的範圍：上至天文，下至地理，都用異性戀的譬喻來解釋。愛情的目的是為了生殖繁衍：蒼天是夫，大地是妻，夫以精神插入妻的體內，而雨露便是精液。<sup>91</sup>異性戀的譬喻也適用於個人：人有心智和軀體，陽性的心智和陰性的軀體相互愛慕，就如同夫妻彼此相愛一般。<sup>92</sup>

穿插在哲學討論之間，《愛情對話》的男主角不忘對女主角示愛、求愛，並栩栩如生地描繪愛情帶給他的痛苦：

真愛用驚人的暴力與令人難以置信的能量限制戀愛中人的理性以及全身心。真愛比所有人類的災禍都還要折磨心智（也就是價值判斷所在），讓戀愛中人忘卻其他的一切、只知愛情。它讓人與自身全然切割，變成被愛對象的附屬品。它讓人視快樂及人群為寇讎，性喜孤僻、憂鬱、激動，被痛苦包圍，為沮喪折磨，遭慾望迫害，只靠一線希望維生，受絕望刺激，被思想壓迫，被殘忍地煩擾，為猜疑所苦，被嫉妒刺痛，他的悲痛沒有暫停，他的勞苦不得歇息，終日伴隨著悲傷，滿是哀聲嘆氣，屈服於憂傷與冤屈。愛情中人的狀態就是持續的雖生猶死、雖死猶生。除此以外，我不知道還能告訴你些什麼？<sup>93</sup>

十四世紀的佩脫拉克（Francesco Petrarca, 1304-74）在《散歌集》（*Rime sparse*）中抒寫他對蘿拉（Laura）不被接受的愛，使所謂佩脫拉克式的愛情（Petrarchan love）成為文壇盛行的風尚。他在詩中使用大量「矛盾詞」（oxymoron），將愛情定位為使人求生不得、求死不能的痛苦折磨，影響後世相當深遠。顯然李奧內也深受這股文風的影響，將愛情的痛苦描寫得絲絲入扣。

對李奧內而言，這般痛苦的慾求並無法從肉體連結獲得滿足。在《會飲篇》中，亞里斯多芬尼茲（Aristophanes）以神話解釋愛情，說戀人會渴望與對方結

Donne (University,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0), 15.

90 Leone Ebreo, *The Philosophy of Love (Dialoghi d'Amore)*, trans. F. Friedeberg-Seeley and Jean N. Barnes (London: The Concino Press, 1937), 3.

91 Ibid., 89-90.

92 Ibid., 364-65.

93 Ibid., 60.

合乃是因爲兩人原本是一體的。<sup>94</sup>李奧內重新詮釋這個神話：軀體在空間中彼此有別，即使插入對方體內、肉體交合，也無法滿足戀愛中人與被愛對象充分結合、交融的慾望，反而使得慾望更爲強烈、更加煎熬。<sup>95</sup>只有當人際界線消失，當愛人與被愛對象不再是分開的個體、不再是原來的自己時，兩人才能達到完全的結合。這個境界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實現，是一種象徵性的死亡。費奇諾道：「當愛人忘卻自我時，他就在自我中死去。一旦被愛對象在愛的凝想中擁抱他時，愛人便即刻在被愛對象的心中活了過來」。<sup>96</sup>在這一點上，李奧內延續費奇諾和畢柯的理論。他指出，在熱烈想著所愛對象時，人便已不再是自己，而會變成所凝視與慾愛的對象。<sup>97</sup>這樣的轉變當然不是物質上的形變或質變。對於李奧內、費奇諾與畢柯來說，愛情與物質無涉，而情愛的高潮就是徹底從肉體中解放出來：「愛慾和凝想可能會激越、強烈到一個程度，讓靈魂擺脫所有的束縛，從身體中抽離，而這樣密集的凝聚會使得精神潰散。如此一來，靈魂緊緊追隨著愛慾與凝想的目標，可能瞬間離開身體，讓身體變得沒有任何生命跡象。」<sup>98</sup>根據費奇諾、畢柯與李奧內的說法，這樣的「死亡」經驗乃是喜樂之至。愛情的力量使人靈肉分離，能夠在今生就預先品嚐到精神的狂喜滋味。

從十五世紀末以降，許多義大利作者以散文體裁論證情爲何物，從伊奎寇拉（Mario Equicola, 1470-1525）一四九五年的《愛情本質》（*Il libro de natura d'amore*）、班柏（Pietro Bembo, 1470-1547）一五〇五年的《阿索羅對話錄》（*Gli Asolani*）、涂麗亞（Tullia d'Aragona, ca. 1510-56）一五四七的《無限的愛》（*Della infinità di amore*），到布魯諾（Giordano Bruno, 1548-1600）一五八五年的《愛的狂熱》（*Degli eroici furori*）等，都一脈相承，充滿理想主義色彩。他們強調的是愛情的精神面，追求情慾的昇華。<sup>99</sup>費奇諾和李奧內本身都是醫生，他們所倡導的哲學也回流到醫學界，改造了愛情醫學。

---

94 Plato, *Symposium*, 189e-192e.

95 Leone, 62.

96 Ficino, 145.

97 Leone, 203.

98 Ibid., 205.

99 對此一系列愛情的論述，參見John Charles Nelson,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 Eroici furor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102-62。

## 五、早期現代的愛情醫學

歐洲的醫學自中世紀盛期復甦以來，至文藝復興時已有數百年發展。色雷諾醫學院成立於十二世紀，後來歐洲各地所成立的大學中也都設有醫學專科。大學中的醫學博士乃是菁英中的菁英，醫學的發展也愈益專業。在教學上，傳承仍是重點：希波克拉提斯、葛倫、拉齊斯、亞維森納等大師的經典仍在課堂上被研讀引用，並佐以實例討論。<sup>100</sup>令人玩味的是，醫生對愛情症的看法產生了微妙的變化。在綜合性的醫學著作中，身心的功能被分開討論，而愛情則屬心靈。費洪（Jacques Ferrand, ca. 1575-after 1623）探究愛情病的專著充分彰顯了這個立場。

### （一）愛情病的唯心論

十六世紀末，巴黎的醫生杜勞倫（André Du Laurens, 1558-1609）的《視力保健》（*A Discours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ight*）兼談憂鬱症、黏液和老化問題。在談到因極端的愛情引起的憂鬱時，列給讀者的參考書並非醫學典籍，而是柏拉圖、普羅提諾（Plotinus, ca. 204-70）、畢柯、伊奎寇拉和李奧內的著作。<sup>101</sup>他對相思病的定義與描述皆從想像出發：造成愛情憂鬱最主要的原因乃是「想像力的弱點或是錯誤」，使人「總是想著、夢著」被愛的對象，「無時不迷戀著愛的目標，追逐他的影子，不肯停歇」。<sup>102</sup>其他如費奇諾所宣揚的天才的憂鬱、神性的狂喜等概念也散見書中。<sup>103</sup>杜勞倫一方面譴責相思病，認為那是最不幸的事情，但是卻也讚許愛情帶來的歡愉。<sup>104</sup>該如何看待新柏拉圖派哲學家以及佩脫拉克派詩人，醫生的態度似乎很矛盾。雖然醫生從哲學家與詩人身上學到了很多，但他卻又必須要做出區隔，甚至否定他們的理論，以確立自己的專業優勢。從杜勞倫模稜兩可的說法中便可見到兩個立場之間的拉扯。

要治療愛情憂鬱，杜勞倫提出兩種方法：「享受所愛的對象」和「一位好

100 Nancy G. Siraisi,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70-77.

101 André Du Laurens, *A Discours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ight: of Melancholike Diseases; of Rheumes, and of Old Age*, 1597, trans. Richard Surphlet (London: Imprinted by Felix Kingston, for Ralph Jacson, 1599), 117-18.

102 Ibid., 120-21.

103 Schleiner, 28.

104 Du Laurens, 119-20.

醫生的技術與悉心照料」。<sup>105</sup>這兩種療法似乎是直接從中世紀醫學傳統中衍生出來的，但是兩者之間卻有著根本的差異：對於杜勞倫而言，愛情乃是心靈疾病，治療也必須在想像的領域才能發揮功效，所以他並不推崇治療性的性交。病人若能與被愛對象肉體結合，確實對於治病有極大幫助，但卻不是因為性交可以清除病人過量的精液、重建體液的平衡，而是由於病人心理上的需求可由此獲得滿足。杜勞倫提到一個病例，有一個為相思病所苦的病人，僅僅是夢見擁抱情人入懷「任他為所欲為」，便痊癒了。<sup>106</sup>雖然杜勞倫並不排斥肉體接觸，但顯然他認為心靈更為重要。

若愛情是心病，只要憑幻想或做夢就可使病人痊癒，那麼醫生還能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杜勞倫主張醫生首要的任務就是說教：「他必須好言規勸，試著引導病人遠離那些空虛愚蠢的幻想」。<sup>107</sup>如果說好話行不通，醫生接下來就該要用言語給予病人心理折磨：詆毀愛情、讚揚病人的價值、貶抑他所愛的女子。在治療過程中，醫生所扮演的角色似乎更接近心靈導師。只有在好話、歹話都說盡了，卻還是解決不了問題時，醫生才會考慮其他的治療方法——換個環境、調整飲食，或是適度運動等等，最後一步才是放血或用藥。從杜勞倫的論點看來，即使他盡力抵抗，但顯然醫界已被新柏拉圖哲學攻佔，醫生也自廢武功了。

在通俗的保健書籍中，也可見這個趨勢。梵恩(William Vaughan, 1577-1641)是一位民法博士，並非專業醫師。他在一六一二年出版、寫給一般讀者的《健康指南》(*Approved Directions for Health, Both Naturall and Artificiall*)中，將性和愛放在不同章節中處理。性(venery)和運動、排尿、禁食、沐浴、排便、嘔吐等歸類在一起，都是身體的「排泄活動」。<sup>108</sup>至於愛情這種「獸性的、原始的罪惡」則列在「心靈的惡行」一章討論，其它同類的心靈問題還包括嫉妒、悲傷、憤怒、恐懼等。<sup>109</sup>梵恩認為愛上美麗外表的人是傻子，真正值得愛的是內在的美德。<sup>110</sup>至於療法，梵恩舉了三個著名的例子來說明。前兩個病歷都是由被愛的女子勸說感化，使戀愛中人幡然悔悟。第三個例子才有專業醫師介入，

---

105 Ibid., 121.

106 Ibid., 122.

107 Ibid., 122.

108 William Vaughan, *Approved Directions for Health, Both Naturall and Artificiall: Derived from the Best Physitians as Well Moderne as Auncient* (London: Printed by T. S. for Roger Jackson, 1612), 69-70.

109 Ibid., 93.

110 Ibid., 91.

以性交、排毒等方法來解除患者的痛苦。

這樣的分類法也被專業醫師採用。哈爾特（James Hart, born ca. 1580-90）在一六三三年出版的《病人的膳食》（*Klinike,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同樣將性與愛分開處理。哈爾特先探討了身體廢物的排泄（排汗、嘔吐、排尿、排便、唾液分泌、鼻涕分泌、痰液分泌等），接著說由血液所製造的白色「生殖種子」也是一種排泄物。和其他排泄功能一樣，要是隱忍太久不性交，就會導致各種疾病和危險；和其他排泄不同的是，性交乃是「有益的排泄」，對男女都一樣。<sup>111</sup>除了繁衍後代之外，性交還有調節體液、提高體溫、擴張毛孔、增加肢體靈活度等優點；但若性交不節制，不合時宜，也會引起生理上的許多問題。<sup>112</sup>至於病態的愛情，則被稱為是心靈的疾病。愛情的確經常引發生理的問題，但更會「剝奪靈魂最主要的喜樂，使人成為缺乏理性、不成形的怪獸，一路奔向自我毀滅之道。」<sup>113</sup>在討論愛情病的徵候時，哈爾特所引用的權威並非醫書，而是傳奇性的古史學家凱德穆（Cadmus Milesius）、《舊約聖經·箴言》、柏拉圖，以及詩人荷馬（Homer）、奧維德、盧匱修斯等。<sup>114</sup>

值得注意的是，哈爾特對醫學專業相當堅持。他稍早寫了一篇文章抨擊未受專業訓練的教士行醫，卻未能拿到出版執照。在《病人的膳食》一書中，他重申此論點：「行醫這一行乃是高難度的專業，得要多方面的知識以及勤奮的實習，因此病人需要醫生，治癒身體往往得靠醫生給予病人必要照護；而教士應該要在教堂聚會中治癒、改造人的靈魂。想到自己身上背負的沉重使命，誠實的、有良心的神職人員應該會覺得自己手上的工作已經夠多了，毋需再漫遊闖入另一個需要如此費心、勤勉、兢兢業業從事的專業。」<sup>115</sup>哈爾特對教士行醫十分不以為然，用了整整六頁的篇幅引述聖經中的章節來駁斥這種行為。但若身體需要專業醫師調理，靈魂豈不也一樣需要專業神職人員的照護嗎？如果愛情病是心靈的疾病，醫師又有什麼資格發言呢？

## （二）醫界的完全繳械

一六一〇年，費洪在圖盧茲（Toulouse）出版了《愛情或情慾憂鬱的本質與療法論》（*Traité de l'essence et guérison de l'amour ou mélancholie erotique*），

111 James Hart, *Klinike,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 (London: Printed by John Beale, for Robert Allot, 1633), 325.

112 Ibid., 326.

113 Ibid., 344.

114 Ibid., 344-46.

115 Ibid., 13.



大幅擴增的第二版《愛情病或情慾憂鬱》（*De la maladie d'amour ou melancholie erotique*）則在一六二三年問世。費洪的論文內容豐富，集愛情醫學之大成。對於新柏拉圖哲學與佩脫拉克式愛情的風潮，費洪頗不以為然。他在正文前的〈致讀者〉中公開聲明，這些文人雅士美化愛情的論調讓他痛心疾首：「每一天我們都看到聰明才智之士被致命的美（有時甚至是幻想的美）所俘擄，愛情的愚蠢念頭如此刺傷與折磨他們，以至於他們的想像力惡化、判斷力扭曲。但是他們卻……不求診治，拒絕承認自己的愚昧是一種病，反而拼命歌頌愛情，竟不知道這就是病根之所在。」費洪洋洋灑灑的大作正是為了抗拒這股歪風，盼能振聵發聵：愛情病乃是「最常見、最危險的疾病，威脅及於男女兩性」。<sup>116</sup>如同哈爾特抨擊教士不懂醫學一般，費洪也努力證明哲學家與詩人根本就不懂愛情。

費洪的論文如同百科全書一般，涵蓋所有過去對愛情病的解釋。在病因學上，除了醫學正統中的體液說、身心理論等，費洪也探討遺傳、星座、妖魔附體等種種可能性；在診斷學上，除了常見的問診把脈，也探究面相、手相、魔法、解夢等手法是否有幫助；治療的部分則綜合了內科、外科、精神科、民俗醫療等作法。費洪也駁斥一些偏方，比如說淹死蜥蜴的酒、左耳的耳屎、浸泡在油裡的鴿糞、添加了印度甘松香油的山羊尿，或是情人糞便的灰燼。<sup>117</sup>雖然費洪旁徵博引，筆下無所不包，但對他而言，真正的答案永遠是想像力——想像力既是因又是果，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所有其他的觀點，都被用來證明想像力無與倫比的重要性。

費洪沒有詳加定義愛情，因為「每個人都完全知道愛是什麼」，多說無益。<sup>118</sup>至於臨床定義，他指出「最重要的一點，戀愛中人的想像力敗壞」。<sup>119</sup>愛情這種病「發自腦部，或更精確地說，從想像中產生」。<sup>120</sup>分析憂鬱的字源，費洪說那是一種心理狀態，當「想像或判斷力等靈魂的重大官能敗壞時」便會產生。<sup>121</sup>愛情是憂鬱的一種，因為愛情「就是種激情，或是劇烈的、低劣的心靈動蕩，非理性可駕馭」。<sup>122</sup>費洪論及黑膽汁和動物的精神，但並非因為愛情是生理的

---

116 Jacques Ferrand, *A Treatise on Lovesickness*, trans. Donald A. Beecher and Massimo Ciavolella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221.

117 Ibid., 348-49.

118 Ibid., 237.

119 Ibid., 238.

120 Ibid., 257.

121 Ibid., 235.

122 Ibid., 226.

問題，而是因為這些生理因素會擾亂內在官能的運作，「尤其是想像力」。<sup>123</sup>戀愛中人總是失眠，因為有「各式各樣的幻想在腦中馳騁，從不讓靈魂得到歇息」：「有時候他們自然地進入淺眠，以修補因為狂暴的幻想及過度清醒而遭到破壞的動物精神，這樣的睡眠卻伴隨著一千種的幻想以及可怖的惡夢。醒來後，愛人者更加悲慘、哀傷、愁悶，更加害怕與心酸，的確，睡著比醒著更讓人悲慟。」<sup>124</sup>

費洪大力反對治療性的性交，但他的出發點不完全是道學。既然想像力才是重點，費洪認同杜勞倫的說法，治療愛情病「並不需要實際享有所愛的女子」；有時只要被應允就能讓人不藥而癒，有時「只要夢到就夠了」。<sup>125</sup>雖然從奧維德到杜勞倫都建議病人遷徙，所謂「眼不見，心不煩」，費洪卻不以為然：他引用盧置修斯的詩說，「即使你的愛人不在眼前，她的形象也還在」。<sup>126</sup>比轉換空間更可靠的醫療方法是時間：「時間能使各種新的念頭與活動佔據我們的心，不論原本的想像力有多強，光陰的流逝也會使原本的狂熱激越脫散褪色，因而達到效果」。費洪引用聖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 ca. 150-ca. 215）、奎提斯（Crates of Thebanus, ca. 325 BCE）、拉爾修（Diogenes Laertius, ca. 200）等權威，說時間乃是治癒愛情壓軸的一招了。若是連這個方法也無效，那就只有上吊死了吧，這樣就徹底解決了。<sup>127</sup>

費洪的論文包羅了各種論述。對於前人的許多說法，他有時不置可否。在外科的療法上，費洪說可以切開血管或是用水蛭放血，部位則包括右臂的肝門靜脈、中脈、腳踝的隱靜脈、左手的小指背靜脈、痔靜脈等，但他也說根據他個人的經驗這些方法似乎沒什麼效果。所以他會試試在腿部刺血拔罐；女性也可切除陰蒂。要是狀況未能改善，且有惡化成爲狼人症之虞，就要從手臂放血，直到病人昏暈過去或是心臟衰敗爲止，然後再用髮斗來燒灼病人的前額，或是在該處塗抹腐蝕劑。這些方法他是否親自嘗試過、是否真正有效，費洪卻沒有說，而只是引用之前的醫書。<sup>128</sup>在藥物的使用上，費洪列了多種處方，包含植物、動物、礦物等不同成分，用法則有口服、外敷、浸泡、陰道灌洗等。但這些基本上用於催吐、通便、濕潤的藥方對愛情的功效如何，費洪似乎也沒有太多信心，反倒說秘魯的某種植物據傳有效，「如果這的確是真的……那它就比

---

123 Ibid., 241.

124 Ibid., 280.

125 Ibid., 333.

126 Ibid., 351.

127 Ibid., 354.

128 Ibid., 356-57.

全世界的黃金還要有價值。」<sup>129</sup>

費洪充分展現了他在生理學、藥學與手術上的博學專業，但愛情唯心論已根深蒂固，針砭藥石也就難見功效，得靠慎思明辨了。在窮盡了各種內外科的醫學手法後，他為全書作結：「我祝願所有憂鬱、瘋狂的戀人都能獲得終極的治療，那也是醫學之父對哲學家德謨奎特斯（Democritus）的期盼：『就我們行醫者所知，最簡單、最有效的療法就是琢磨修煉智慧。』這也是明智之神墨丘利（Mercury）給予荷馬筆下智者尤里西斯（Ulysses）最好的解藥，讓這位高貴的戰士得以抗拒惡名昭彰的女妖錫西（Circe），不接受她的誘惑、毒餌、慫恿，靈魂不受她肉慾的支配。慎思為上。」<sup>130</sup>

## 六、結語

從古典時期到文藝復興，愛情的論述橫跨宗教、哲學、科學、文學、戲劇等各種領域，而這些領域又彼此相互影響，其譬論之深、例證之多、交流網絡之綿密，非本文的篇幅所能夠盡述。本文試圖細讀中世紀與文藝復興醫書中探討愛情的章節，縱觀數百年來醫界愛情觀的演化，並追溯其演化的因緣。

從古典時期到中世紀，對於愛情的根本定位並無太大的改變。古典時期有理想性濃厚的柏拉圖，主張情慾的昇華；也有務實的醫生葛倫，仔細對症下藥。阿拉伯世界的亞維森納同時扮演這兩種角色，證明其間並無一定的衝突。性靈的美固然是心智追求的目標，但只要是發乎情，止乎禮，肉慾也並沒有什麼可譴責的，反而是極其自然的生物本能。中世紀的歐洲也延續此一傳統，並加強了身心之間的聯繫：透過想像力，將眼睛所見之美色在腦中處理發酵，就能引起與對方交合的生理慾望。誠然這樣的系統可能出問題：或因想像力腐化，或因評估功能失準，或因體液不均衡，都有可能讓愛情變成病態，衍生種種身心的毛病，甚至可能有致命的危險。當出現了這樣的問題時，醫生必須要找出病因。若病人能與被愛的對象結合，就立即可藥到病除；若是不能夠，醫生就要悉心調養病人的身體，同時試著改換病人的心情。

文藝復興時期新柏拉圖學派的興起打亂了身心的平衡。在醫學論著中，愛情被視為是心靈的問題，跟性慾並沒有關係。哲學能對醫學產生如此徹底的影響，一個重要的原因乃是因為哲學家們本身有紮實的醫學訓練，因此他們能夠套用醫學的觀念、借用醫學的術語，講出讓醫界信服的道理。當這一套理論滲

<sup>129</sup> Ibid., 364.

<sup>130</sup> Ibid., 366.

透了醫界，醫生漸漸也就分不清楚敵我，以致於失去自我的立場了。因此雖然文藝復興時期的醫學仍奉傳統的體液理論為圭臬，醫生在臨床上也仍會採用放血、通瀉，乃至治療性的性交等作法來對付情慾憂鬱，但是這與他們所採信的愛情唯心論顯然有衝突，以至於理論與實務之間產生了很大的矛盾。這些醫學博士們自信滿滿，聲稱唯有醫療專業人士才能治療身體的疾病；一方面卻又說愛情病其實並不是生理的問題，等於是把這塊疆土拱手讓給教士、哲學家和詩人。

而教士、哲學家和詩人也就輕鬆拾起了戰利品。柏頓（Robert Burton, 1577-1640）在一六二一年初版、之後又大幅改版五次的《憂鬱剖析，憂鬱之為物：盡數其種類、成因、症候、預診，以及數種療法》（*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What it is: With all the Kinds, Causes, Symptomes, Prognostickes, and Several Cures of it*）就是一個耐人尋味的例子。《憂鬱剖析》中有一整篇探討愛情病（heroical love），又稱愛情憂鬱（love melancholy）。柏頓對愛情的說法旁徵博引，並無太多新創，他對愛情的見解也不是本文所討論的範圍。本文只想以這本風靡一時的暢銷書為例，觀察醫學權威的消長。黑膽汁或憂鬱本是醫學的研究命題，柏頓又將書名取為「解剖」，並在副標題內使用了症候、預診、療法等醫學專有名詞，給人的第一印象是一部醫書。書的結構也模仿士林哲學（scholasticism）的作風，採用精密的章節畫分（*divisio*），在正文之前有複雜的樹狀目錄，在正文之後又附有詳盡的索引，在在給讀者邏輯分析、嚴謹認真、精密科學的印象。但這樣的包裝其實帶著幾分戲謔的味道。柏頓並非醫生，而是神職人員與數學家，之前也用拉丁文寫過幾齣喜劇。就文類來看，《憂鬱剖析》屬梅尼普斯諷刺體（Menippean satire）。<sup>131</sup> 柏頓的筆調幽默隨興，缺乏醫書應有的精準度，書中並大量穿插引用前人的詩句。他在長達一百頁的〈致讀者〉中說明自己為什麼要寫作：「我以憂鬱為主題寫作，好讓我忙得沒工夫憂鬱。」<sup>132</sup> 至於書名，他解釋道：「這是當今的一種策略，總要在書的前面加上一個異想天開的標題才好賣。」<sup>133</sup>

柏頓不介意自謔，從他將自己比為憂鬱老頭德謨奎特斯便可看出。但他的自我揶揄同時也是對醫界的輕蔑：

要是有任何的醫生表示「補鞋匠就該守著本行」，對於我闖入他們

131 Northrop Frye,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311.

132 Robert Burton,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ed. Floyd Dell and Paul Jordan-Smith (New York: G. H. Doran, 1927), 16.

133 *Ibid.*, 15.

的領域感到痛心，那我會簡單告訴他，他們也跟我們一樣撈過界。只要是有利可圖，我知道他們那夥人有很多都因為覬覦教產就接受聖職，這是很普通的轉行。那我這個憂鬱的教士，除了賣掉聖職之外也沒有什麼別的賺頭了，為什麼就不能來行醫呢？<sup>134</sup>

對照哈維爾、費洪等醫生對醫學專業的宗教情懷與拯救眾生的深重使命感，《憂鬱剖析》在內容、形式上的模仿與嘲弄，簡直就是對醫學的褻瀆，可謂得了便宜又賣乖。醫界固然受了委屈，但就愛情這一個題目來看，醫界乃是自甘放棄優勢，又怎能怪人侵門踏戶呢？

---

134 Ibid., 28.

## 引用書目

- Amundsen, Darrel W. "Romanticizing the Ancient Medical Profession: The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Physician in the Graeco-Roman Novel."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48 (1974): 320-37.
- Andreas Capellanus (André le Chapelain). *The Art of Courtly Love*. Trans. John Jay Par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0.
- Aristotle. *Aristotle VIII: On the Soul, Parva Naturalia, On Breath*. Trans. W. S. He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8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36.
- Aristotle. *Aristotle XVI: Problems Books XXII-XXXVIII, Rhetorica ad Alexandrum*. Trans. W. S. Hett. Loeb Classical Library 31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Martin Ostwald. Library of Liberal Arts. New York: Macmillan Publishing Co., 1962.
- Avicenna (Abū 'Alī al-Husayn ibn Abd Allāh ibn Sīnā). "A Treatise on Love by Ibn Sina." Trans. Emil L. Fackenheim. *Medieval Studies* 7 (1945): 208-28.
- Babb, Lawrence. *The Elizabethan Malady: A Study of Melancholia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1580 to 1642*. East Lansing: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1.
- Beecher, Donald A. and Massimo Ciavolella. "Introduction." *A Treatise on Lovesickness*. By Jacques Ferran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3-202.
- Bundy, Murray Wright. *The Theory of Imagination in Classical and Medieval Thought*. University of Illinois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27.
- Burton, Robert. *The Anatomy of Melancholy*. 1621. Ed. Floyd Dell and Paul Jordan-Smith. New York: G. H. Doran, 1927.
- Carruthers, Mary. *The Book of Memory: A Study of Memory in Medieval Culture*. Cambridge Studies in Medieval Literature 1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Chaucer, Geoffrey. *The Riverside Chaucer*. 3rd ed. Ed. Larry D. Bens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1987.
- Constantinus Africanus (Constantine the African). *Viaticum peregrinantis*. In *Lovesicknes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Viaticum and Its Commentaries*. By

- Mary Frances Wac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186-93.
- Couliano, Ioan P. *Eros and Magic in the Renaissance*. Trans. Margaret Cook.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Dawson, Lesel. *Lovesickness and Gender in Early Modern English Literatur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Du Laurens, André (Andreas Laurentius). *A Discourse of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ight: of Melancholike Diseases; of Rheumes, and of Old Age*. 1597. Trans. Richard Surphlet. London: Imprinted by Felix Kingston, for Ralph Jacson, 1599.
- Ferrand, Jacques. *A Treatise on Lovesickness*. 1610. Trans. Donald A. Beecher and Massimo Ciavolella.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90.
- Ficino, Marsilio. *Marsilio Ficino's Commentary on Plato's Symposium*. Trans. Sears Reynolds Jayne. University of Missouri Studies 19.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44.
- Forster, E. S. "The Pseudo-Aristotelian *Problems*: Their Nature and Composition." *Classical Quarterly* 22 (1972): 163-65.
- Frye, Northrop. *Anatomy of Criticism: Four Essay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7.
- Galen of Pergamon. *On Prognosis*. Ed. Vivian Nutton. *Corpus Medicorum Graecorum*. Vol. 8. Berlin: Akademie Verlag, 1979.
- Galen of Pergamon. *On the Usefulness of the Parts of the Body*. 2 vols. Trans. Margaret Tallmadge May.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8.
- Gerardus Bituricensis (Gerard of Berry). *Glosule super Viaticum*. In *Lovesicknes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Viaticum and Its Commentaries*. By Mary Frances Wack.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198-205.
- Hart, James. *Klinike, or The Diet of the Diseased*. London: Printed by John Beale, for Robert Allot, 1633.
- Harvey, Ruth E. *The Inward Wits: Psychological Theory in the Middle Ages and the Renaissance*. London: Warburg Institute, 1975.
- Jackson, Stanley W. *Melancholia and Depression: From Hippocratic Times to Modern Time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 Kilbansky, Raymond, Erwin Panofsky, and Fritz Saxl. *Saturn and Melancholy: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Natural Philosophy, Religion, and Ar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64.
- Kramer, Heinrich and James Sprenger. *The Malleus Maleficarum of Heinrich*

- Kramer and James Sprenger*. Trans. Montague Summers. 1928. New York: Dover, 1971.
- Kristeller, Paul Oskar. *The Philosophy of Marsilio Ficino*. Trans. Virginia Conant. Columbia Studies in Philosophy 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43.
- Leone Ebreo (Leon Hebraeus, Judah Abravanel). *The Philosophy of Love (Dialoghi d'Amore)*. Trans. F. Friedeberg-Seeley and Jean N. Barnes. London: The Concino Press, 1937.
- Lyons, Bridget Gellert. *Voices of Melancholy: Studies in Literary Treatments of Melancholy in Renaissance England*. New York: Norton, 1975.
- McVaugh, Michael R. "Introduction." *Arnaldi de Villanova Opera medica omnia*. Vol. 3. *Tractatus de amore heroic, Epistola de dosi tyriacalium medicinarum*. By Arnaldus Villanovanus. Barcelona: Universidad de Barcelona, 1985. 11-39.
- Mas, Antonio Contreras. "Libro de la Melancholia by Andrés Velázquez (1585), Part 1, The Intellectual Origins of the Book." *History of Psychiatry* 14.1 (2003): 25-40.
- Minnis, Alastair J. "Langland's Ymaginatif and Late-Medieval Theories of Imagination." *Comparative Criticism* 3 (1981): 71-103.
- Nelson, John Charles. *Renaissance Theory of Love: The Context of Giordano Bruno's Eroici furori*.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8.
- Nygren, Anders. *Agape and Eros*. Trans. Philip S. Watson. London: S. P. C. K., 1953.
- Ovid (Publius Ovidius Naso). *Ovid II: The Art of Love, and Other Poems*. Trans. J. H. Mozley. Loeb Classical Library 23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 Paul of Aegina. *The Seven Books of Paulus Aegineta*. Trans. Francis Adams. 3 vols. London: Sydenham Society, 1844-47.
- Perry, T. Anthony. *Erotic Spirituality: The Integrative Tradition from Leone Ebreo to John Donne*. University, Alabam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1980.
- Pico della Mirandola, Giovanni. *Commentary on a Poem of Platonic Love*. Written ca. 1486. 1519. Trans. Douglas Carmichael. New York: Lanham, 1986.
- Plato. *Plato's Phaedrus*. Trans. R. Hackfor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 Plato. *Symposium*. Trans. Alexander Nehamas and Paul Woodruff.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1989.
- Pugliese, Olga Zorzi. "Variations on Ficino's *De amore: The Hymns to Love* by Benivieni and Castiglione." *Ficino and Renaissance Neoplatonism*. Ed. Konrad



- Eisenbichler and Olga Zorzi Pugliese. University of Toronto Italian Studies 1. Toronto: Dovehouse Editions, 1986. 113-21.
- Radden, Jennifer, ed. *The Nature of Melancholy: From Aristotle to Kristev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Rhazes (Abū Bakr Muhammad ibn Zakarīyá al-Rāzī). *The Spiritual Physick of Rhazes*. Trans. Arthur J. Arberry. Wisdom of the East Series. London: John Murray, 1950.
- Schleiner, Winfried. *Melancholy, Genius, and Utopia in the Renaissance*. Wolfenbütteler Abhandlungen zur Renaissanceforschung 10. Wiesbaden: Harrassowitz, 1991.
- Siraisi, Nancy G. *Medieval and Early Renaissance Medicine: An Introduction to Knowledge and Practi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Sudhoff, Karl. "Lehre von den Hirnventrikeln in textlicher und graphischer Tradition des Altertums und Mittelalters." *Archiv für Geschichte der Medizin* 7 (1913): 149-205.
- Vaughan, William. *Approved Directions for Health, Both Naturall and Artificiall: Derived from the Best Physitians as Well Moderne as Auncient*. London: Printed by T. S. for Roger Jackson, 1612.
- Wack, Mary Frances. "Imagination, Medicine, and Rhetoric in Andreas Capellanus' *De amore*." *Magister Regis: Studies in Honor of Robert Earl Kaste*. Ed. Arthur Gross et al.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Press, 1986. 101-15.
- Wack, Mary Frances. *Lovesickness in the Middle Ages: The Viaticum and Its Commentaries*. Philadelphi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1990.
- Wells, Marion A. *The Secret Wound: Love-Melancholy and Early Modern Rom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Wolfson, Harry Austryn. "The Internal Senses in Latin, Arabic, and Hebrew Philosophic Texts." *Harvard Theological Review* 28 (1935): 69-113.

# Love's Disembodiment: Evolution of Lovesickness in Early Modern Medical Texts

Lei, Bi-qi Beatrice\*

## Abstract

Throughout the Middle Ages, love was understood to involve both the body and the soul. Aristotle's faculty psychology, Hippocrates' humor theory, and Galen's clinical observations together established the foundation for a medical discussion of love. Their theories were developed and synthesized by Eastern medieval doctors, and then reintroduced to Europe in the eleventh century. *Eros* was a disease both mental and somatic, a perspective reflected in its etiology, symptoms, and treatments. Bridging body and mind, imagination became prominent in medieval medical and literary discourses on love. Led by Ficino, Renaissance Neoplatonists changed this dualistic outlook by denying the physical aspect of love. According to them, phantasms are more beautiful than the beloved's person, and purely spiritual union suffices. Their disembodiment of love eventually permeated early modern medicine. Many sixteenth- and seventeenth-century doctors subscribed to the theory by separating love from sex and prioritizing the imaginative over the corporeal. Ferrand's comprehensive treatise illustrates his profound knowledge in the subject, but also betrays the physicians' impotence in curing this disease of the mind, thus ironically surrendering their territory to philosophy, poetry, and religion.

**Keywords:** lovesickness, imagination, internal senses, Neoplatonism, history of medicine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